

袖珍
書讀本

淮

南

子



冊
四

淮南子卷十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故曰齊俗

武進莊氏校本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忤也忤害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構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達吉按太平御覽自穴作食肉疑非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

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

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為銖達吉

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

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

萌興非譽相紛怨德竝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

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旗羽蓋垂綏天大路

車也交結四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楫抽箕踰備之姦

龍為旂也有詭文繁繡弱緡羅紈羅緡細布也必有

營屨跣踣短褐不完者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故高

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鶉

也水蠶為蟣蟣也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

也從視陰入陽夫胡人見麋麋麻子也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

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麋麋麻子也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

211.1
122.21
233
19
14

人見彘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

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

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親親

仁者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

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其後齊日

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魯

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故易曰履

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樁紂

長夜之斂積糟成炮烙生乎熱斗庖人進羹于紂熱

邱者起于象樁子路橙溺而受牛謝橙舉也拊出溺

殺之趙國斗可以子路橙溺而受牛謝橙舉也拊出溺

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

府魯國之法贖人於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

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

國家圖書館



004458603

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

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

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

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鼃鼃

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樂九韶，舜樂六英

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

枝，援狻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

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

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誌，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

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

以摘齒，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摘作刺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

御覽引蓬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

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

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

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

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蜮黑蜮神蛇也潛於神淵能興雲

雨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

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

鱗不厭薄角鱗刀劍羽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

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

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

楮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宜車泥地宜楮草野宜車沙地宜肆

吉按錢別駕云大禹四載本皆異說文解字水行乘

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澤行乘橈漢書溝洫志山行乘楫

水行乘船陸行乘車澤行乘橈漢書溝洫志山行乘楫

行乘橋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澤行乘橈漢書溝洫志山行乘楫

用擗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楮又有沙用鵠本書脩務

淮南子卷十一 中華書局聚

訓又云山行乘藁水行乘舟沙行乘鳩澤行乘楫與

此而七其字各殊攷之標為正字藁標皆標字之別

也肆字音與標相近通用權揭亦同聲橋又權字之

轉聲權乃駕馬大車橋即俗轎字也鳩車聲相轉然

古別有一種車名鳩蓋小車制轎又下棺車亦曰制

其字無轎制乃以闌制借用耳為孔傳尚書本不足據

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沈鳥於淵物各

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

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

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

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

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

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

清濁應矣夫援狄得茂木不舍而穴桓格得埴防弗

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它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自若本性也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

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

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

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

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

若璽之抑填，璽，印也。填，泥也。正與之正，印，正也。封，亦正也。傾與之傾，故

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

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

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

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

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

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

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

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

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徧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目作鼻疑是此皆

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

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

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

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滅虞號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

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

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

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一也。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而少敬。烈酷

也。曾參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

各異其於信一也

胡詛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

信引許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契作鬻列子釋文仍作契

也別字

三苗髻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斲鬻其於

服一也

以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壘也帝顓頊之法

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於四達之衢

拂故也吉按太平御

覽引拂作祓有注云除其不祥

今之國都男女切躡

也足肩摩於道

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

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

檢狁北胡也其俗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

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

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

越王句踐斲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

皮弁以爲爵冠也搢佩紵

笏佩玉也長三尺扞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

拘罷圓也然而勝夫

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

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也拖縱箕倨反言而國

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衣裾也令行

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羊之

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

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

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之國徒保不衣

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

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

見容併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

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

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夫儒墨不原人

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

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

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

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

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

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

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

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

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紐也綸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

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藿足以收斂蓋藏而

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冷道九疑山不煩市井之

廢所禹葬會稽之山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農不易

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

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

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

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

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

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知義而不知

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

社用土為封土祀中霤葬成畝而田畝其樂咸池承雲九

韶舜兼用黃帝樂其服尚黃舜土夏后氏其社用松

所樹之木皆所祀戶春祭先戶葬牆置鬻鬻鬻棺衣其

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英禹兼用顓

項也其服尚青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

祀門秋祭先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其

服尚白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

鄰子曰五德之次從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

象樂也其服尚赤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

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皆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鞵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

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還反於

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立冥其散應無

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

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

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

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東芻為狗以謝文以青黃

絹以綺繡達吉按太平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

也大夫端冕冠冕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

草藟而已達吉按太平御覽奇字夫有孰貴之不言弃之不貴也

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

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

干父曰父死未葬愛及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言始

干父曰父死未葬愛及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言始

廢于武王也

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

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

干戚而笑鑿插

鑿斫

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

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弦而會棘下。

下棘

樂名一弦會之不可成也

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

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

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不可

皆以一儀也

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

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

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

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

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

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

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

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溘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

王喬蜀武陽人也爲柏人令得道而仙赤誦子上谷人也病厲入山導引輕舉假上也

也達吉按俗本赤誦作赤松蓋五帝三王輕天下

誤改之古字誦與松同聲通用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

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

上下謂之字道在其閒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

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閱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

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鉗且得道以

處昆侖鉗且得仙道升居昆侖山達吉按莊子大

形近故誤耳程文據山海經云是與鉗負也字

于昆侖之陽後漢書注引作鉗古鉗鴉本一字錢

別駕云古丕與負通故尚書丕于之責史記作負子

亦與負通也因之從丕之字扁鵲盧人趙

簡子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巧工也所爲

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

也譬若同陂而漑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

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

之體伐梗枿豫樟而剖黎之剖判黎或爲棺槨或爲

柱梁披斷撥櫟披解也撥析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

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

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

秦牙管青

四子皆古善相馬者

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

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

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

爲治故剗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

設

鑪橐埴坊皆治具坊土刑也

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

九牛而刀可以剗毛

屠牛吐齊之大屠剗髮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吐作坦疑垣

字之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

剗也

剗也剗始製

也剗磨

何則游乎衆虛之閒

衆虛之閒剗中理也

若夫規矩鉤

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弦雖師文

不能以成曲

師文

徒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

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鑊運開陰閉眩錯

連鐵發也連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

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

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閒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警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

君蕭條深靜也

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微音生於寂寞

天下是非無

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未始有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

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裕饒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

衽跌

至平公衣衽中宮壁

左右欲塗之

欲塗師曠所敗壁也

平公曰舍之以此

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

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

宓子賤也

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

撻也

撻慢也

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語作論返作叛

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
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
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

達吉按
太平御

覽引自
作從

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

疑親母爲其子治鬣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
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
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
也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隋面形不變其故有所
員有所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
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
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
矣

爲者失之
孰者敗之

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

性自
然也

此所慕而

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

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

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然忽不得

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覩候風者也世

所謂五兩達吉按文選注引覩作統見作候許春

注云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因字形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無須臾之間定

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爲以待

有爲近於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

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

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

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

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

脩脛者使之跖鑣長脛以躡插強脊者使之負土脊

者任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偃者使之塗偃人塗地各

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

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

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

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求備于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

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輕物不汙於俗

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剗剛無

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

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

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以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離而爲

也二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

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非舜非其德之衰也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

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

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

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

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何則

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

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驪褭飛兔而駕之則世

莫乘車驪褭良馬飛兔其子褭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待西施毛嬙而爲配

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

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

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

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

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

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

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囓獸窮則羶人窮則詐

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

其指馳驚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搃笏杖笏杖也木也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石也放蔡叔

誅管叔

周公兄也

克殷殘商

殘商誅紂子祿父

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

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

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

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
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

君欲相之

顏闔魯

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道

之

培屋後

爲天下顯武

楚人謂

使遇商鞅申不害刑

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

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駢驥

四駃騠

駃騠北翟之良馬也

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

窾空處也

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

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

賢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

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

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

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

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

也豫讓要離

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閻閻臣

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

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

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

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

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

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

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

惠子名施仕爲梁相從車百乘志尚

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棄其餘魚

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棄

鰣胡汗

鱖縮入口若露而

死

鱖名鱖

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

三晉智伯兼范

林類

榮啟期衣若懸衰而意不慊

林類榮啟期皆隱士慊恨也

由此觀

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

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
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
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
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
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
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也蹠至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
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
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
相揭以高揭舉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
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
爲慧爭爲僂辯久稽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爲奇器歷
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
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

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
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
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
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
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衰世之
勇士也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
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
淳厚也析天下之
樸牾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
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
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噉其
口荆吳國也芬珍
味也噉食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
舍行義禮節諉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
行逐利煩挈澆淺淺薄也既
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

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

纂繪也

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

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夏則

含菽飲水以

充腸以支暑熱

達吉按

太平御覽引

冬則羊裘

解札

解札裘敗解也

達吉

按太平御覽

兩引爲裘

如鎧甲之札言其破壞

也耳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

煬也

溫煬讀高尚之尚也

解讀甚精當是今本脫之

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

僕虜不足以論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論

夫乘奇技

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

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由發其原而

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

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

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
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
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
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
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
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
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
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
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
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
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
殖子。利不足也。生子殺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
也。劉氏謂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

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子卷十一

淮南子卷十二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
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

太清元氣

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

又問於無爲

無爲有形而不爲也

曰子知道乎無

爲曰吾知道

無爲有形故知道也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

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

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

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

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

無始未始有之氣也

曰鄉者吾問道於

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

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

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

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蓄澠。齊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

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

不以言言也

心不以言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

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

故老子曰言有宗

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

爲惠王爲國法

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

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

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

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

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

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

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

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

田駢齊臣

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
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
政焉己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閒六合之內可陶冶
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
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
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
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
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石乙入曰石乙
黨之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
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
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
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
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

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纍之愛其

子也。纍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

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闕于曰：無卹

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闕于趙氏臣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

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襄子能柔異日知伯與襄子

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

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

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

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器，罍也。按左傳：行人執榼

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韋昭說故

飲器，罍也。皆爲酒器，非漏器也。疑此酒字譌漏。故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

衣。齧缺，被衣，皆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

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

居。蠢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

讎夷。

讎夷熟視不言貌。

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

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

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

而勝之。取尤人。終人。

尤人終人翟之二邑。

使者來謁之。襄子方

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

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三日而減也。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言其不終日也。

今趙氏之德

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

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

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

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

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

杓引也。古

者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
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
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瞽效疾言
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
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
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
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
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
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
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
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
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

女莫不歡然爲上也

也

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

長無地爲君以道富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

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

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

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

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

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稷契伯夷舜之佐七人皆

堯同臣其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堯舜武王

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

人之資也故入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

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蹙鼠前而免後鼠前足短兔後

謂之蹙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蚤蚤駟驢取甘草以與

之蚤蚤駟驢前足長後足短蹙有患害蚤蚤駟驢必

負而走

達此為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此虛

負而走其皆云北方說文此獸唯爾雅作西方呂不韋

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此獸唯爾雅作西方呂不韋

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

共行土俗名之為歷鼠錢別駕云周書王會篇稱獨

鹿作獨鹿古字獨濁涿鹿相通故借之廣武涿鹿地

居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慶作暨

從虫駮驢作巨虛印作蚤字為正然則作印者省作

距驢者別也及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

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

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

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

昭文君昭文君周衰分為西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
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
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
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

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
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
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
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
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
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
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
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
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僇以僇主使罷
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僇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
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
剋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因窮無以自達於是爲

商旅將任車

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

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

外桓公郊迎客

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爇炬也從者

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

歌

達吉按疾太平御覽一引作習

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

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

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

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

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

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

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

合其所以也

合己聽知之意所以用之

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

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

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

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爲天下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己；魏闕之下，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性也；輕利，心也。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

無怨乎。

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己神無怨也。

不能自勝而強弗從

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

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

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

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

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

書於堂。

桓公齊君。輪扁斲輪於堂下。

釋其椎鑿而問桓公。

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

人焉在？

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在也。

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

聖人之糟粕耳。

糟，酒滓也。粕，

已澆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

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
 不入苦急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也不甘不苦應於手
 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
 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
 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
 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
 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
 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
 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
 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
 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

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

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

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

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

相請飲也莊王許諾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下有子佩期

置酒也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眺

字當是脫文京臺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也揖舉

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罪乎

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

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

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

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

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釐負羈之妻

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

也

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

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

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

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

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越王句踐與吳

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

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

爲吳兵先馬走果禽之於干遂

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

故老子

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

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

中牟

自入臣於齊也

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

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

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

軍吏諫曰君

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

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

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

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子姓。謂對曰。良馬

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

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作其若此馬者。絕塵

弭轍。絕塵。不及也。弭。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

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儻纏采薪者。九

方堙。纏。索也。九方。堙。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

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

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

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

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

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
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
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
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
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
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
亡在魏者也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
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
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
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
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
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
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

之所本逆之至也

兵本者謂也

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

齊而得志焉

起為魯將伐齊敗之

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

得志焉

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

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

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

夫子也

差須猶也

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

之徒不可更也

成形之徒形已成于衆

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

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

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

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

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

請三擊之

達吉按無三字

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

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

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

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

司星者也

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

野

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

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

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

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

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

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

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

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

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

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

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

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
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
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
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
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
也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
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
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
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
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
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
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
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

以不去晉文公伐原

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

與大夫期三

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

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

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

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

時周人亦以温予文

公温相連皆叛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

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

魯

公儀休故魯博士也

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

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荅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

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

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

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

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丈

老而杖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

于人者人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

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

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

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

不失鉤芒捶鉤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

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

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

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

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厲也文厲

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

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

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曰恭儉而

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

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

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

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

馬也也玄玉百工三玉爲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爲一朋也玄豹黃羆青

豻豻野犬也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

紂紂臣也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

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爲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

一曰相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

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

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

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

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

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

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神農伏義

之閒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

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

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

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

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

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

士有術者無不養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

臣偷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臣楚市偷也願以技齋一卒。齋備卒足也達吉

按太平御覽作技該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

卒注該備也卒一人。卷十一 三 中華書局聚

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

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

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

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

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

軍之幃帳而獻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偷，則夜出。子發因使人歸之。

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

往取其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無。子發又使人

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於是，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

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故。

技無細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

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

忘禮樂矣

問忘禮樂絕聖并智入于無爲也

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

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

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

言坐自忘其身以至

道也

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

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

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

薦先也回入賢

丘請從之後故老子

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

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

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

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

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

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

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

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

先軫晉大夫也襄公

晉文公

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

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禽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

說解也

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

王之意

薛公田嬰也

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日日因問美珥

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

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

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

博士使求神仙

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

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

至於蒙穀之上

蒙穀山名

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

鳶肩

水淚

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

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

慢然止舞也

匿於碑陰

盧敖就而視之

方倦龜殼而食蛤梨

楚人謂倨爲倦龜殼也

盧敖與之

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

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渝解也

周

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

敖爲友乎若士者齎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

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

言太陰之地陰尚見日月也

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奧也

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所行比之則如窅奧中也

若我南游乎岡寘之

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

達吉按黨所也方言云

東

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

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

汰沃四海與天之際水統聲也汜涯也

其

餘一舉而千萬里

千萬里汰汜之外也

吾猶未能之在

吾尚未至此地

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

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

汗漫不可知之外也九垓九天之外也

吾不可以

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

見乃止駕

止其所駕之車

杯治

楚人謂恨不

悖若有喪也曰

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

壤蟲蟲之幼也

終日行不離咫尺

尺

八寸為尺十寸為尺

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

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

朝菌朝生暮死之蟲

也生水上海南謂之蠶蛾

螻蛄不知春秋

螻蛄也

此言

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

季子子賤也

而巫馬

期繞衣短褐

巫馬期孔子弟子也

易容貌往觀化焉

易服而往微以視之

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

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

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

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

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

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

此罔兩問於景

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

曰昭昭者神明也

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爲神也

景曰

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

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

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旦澤出之也

昭

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

通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

不可爲象俛仰之閒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

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

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于形

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

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

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

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

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

無聞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爲父復

繼起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鋁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

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頤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

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

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

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

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

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

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

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

之也軍士護之也達吉按柴護之者設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

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

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

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

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

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

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

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

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

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

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

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佞非得寶劍於干隊

在今臨淮出寶劍蓋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

兩蛟俠繞其船蛟龍屬也魚鱗二千五飲非謂柁船

者曰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

是佞非瞑目孰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

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

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

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

劍者依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

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

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

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

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

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

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

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

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墨者。

有田鳩者。田鳩，魯墨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東也。留

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

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

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

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

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也至所極而已矣

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

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

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

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秃山不游麋鹿無所

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六將軍韓趙魏

范中行也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

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

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也動震也晏子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

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

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

句星客星也房駟句星守庚心則地動也

太卜

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

動也田子陽聞之

田子陽齊臣也

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

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

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歲魏文

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

豫讓以爲臣乎

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爲臣

蹇重舉白而進

之

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

曰請浮君

浮罰也酒罰君

以君曰何也對曰

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

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

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

文侯受

觴而飲醕不獻

醕盡也

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

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

廟

桓公魯君

有器焉謂之宥卮

宥卮在

孔子曰善哉予得見

此器

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

中水半其

其

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

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

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

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代力毅勇守之以

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

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

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

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

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

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

之小也

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

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

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

兌先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

道全爲

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

冥冥於是乃去其簪而載之木

也晉被髮也木鷲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鷲

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卷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二



淮南子卷十三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汎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

古者有整而繼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

言未知制冠也一說整放髮也繞頸而已皆無飾

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

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也當此之時陰陽

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無天折也烏鵲之巢可俯

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率也豈必褻衣博帶句襟

委章甫哉褻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

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

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

達吉按復穴之復應作覆夏日則不勝暑蟄蚤蚤蚤讀詩云言

覽作寒露似非夏日則不勝暑蟄蚤蚤采其齒之齒

也聖人乃作為之也作起築土構木以為宮室謂構架也

相乘架也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之檣也以避寒暑而百

姓安之也安樂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

帝黃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綵讀恬然不

動之恬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

御寒揜蔽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耨耒屬

用之耨耨木鉤而樵抱甄而汲鉤鑱也鉤讀濟陰句

為甄幽州曰小武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鉏斧

柯而樵桔臯而汲耨讀曰優椽塊椎也三民逸而利

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

木方版以為舟航窬空也方並也故地勢有無得相

委輸運所有無乃為鞞蹻而超千里肩荷負擔之勤也

也勤勞也而作為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

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

吉按甲寅庚申也甲者陽正寅亦陽正也庚者陰正

申亦陰正也義並詳王逸楚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

經曰男立于寅寅為木陽女立于申申為金陰亦是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阼階下小斂于戶內大

阼階殯于賓位祖于庭葬于墓也于殷人殯於兩楹之

間堂上兩柱之問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

遠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也瓦棺陶瓦夏

后氏聖周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聖周殷人用

槨宜以棺為梓厚之周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

兼用棺槨故牆設翬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夏后

氏祭於闇於祭室中中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周人祭

於日出以朝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

章堯樂舜九韶韶樂也書曰簫禹大夏也湯大濩也

湯樂也周武象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

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各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

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

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

本主於中而以知榘夔之所周者也榘方也夔度法也魯昭

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母

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爲之妻爲之女母禮陽

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

也蓼侯臯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

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

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

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

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

民爲本本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上經常也苟利於民

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夫

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

亡謂

三代之起也不相襲

而玉

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

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

易化

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

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循隨也俗常也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

以海為宗

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

治業事也

王道缺而詩

作

詩所以刺王道

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

春秋所以絕禮義也

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

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

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

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

所以言

聞聖人之言不如此得其言未言時之本意

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

言也

聖人所以言微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耐以言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常道

聖人

深隱幽冥不可道也

猶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

專獨制

事無由己

後請

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

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洞洞屬屬婉順貌也

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

洞讀挺桐之桐屬讀犂擲之擲也

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

之政

籍圖籍也政治

平夷狄之亂

夷狄猶夏

誅管蔡

之罪

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

紂子祿父爲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爲國故

也傳曰大

負扆而朝諸侯

負背也展戶牖

誅賞制斷

無所顧問

於心之威動天地聲懾四海

懾服也服可謂

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

之

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

請而後爲復而後

行

每事必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

不自伐其功勞

也善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

好以其寵位行其所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

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禮非行之

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則因時制宜不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

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

改調金石鐘磬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也故法制禮

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

非所以為治治在其中也故仁以為經

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

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

日變可也唯仁義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故曰雖

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

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

不為詐也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

真正無邪也

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

鏑銜鑿策鑿而御馭馬也鏑銜口中黃所制馬口也鑿鐺頭

箴也馭馬突馬也慎注云鑿馬策端有利鋒所以按馭敬順列子釋文引許

同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繩無制令也唐虞有制令

而無刑罰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

不負言信也殷人誓誓亦不違周人盟協而盟盟者

殺牲敵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忍詢而輕辱貪

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詢讀夏

也作詢達吉按說文解字詁或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

耕天下高之堯成子高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

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

脩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晚世之兵

隆衝以攻渠幟以守隆高也衝一曰甲名國語曰奉

文渠之甲是也瞻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車弩通一

以刃著左右為機開發之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

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達於古為義於今

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為辱也為鄉邑之

下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

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

民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

苗服從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及舜由

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

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

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

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

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

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

春秋變周

變改也

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

弟子循

循遵也

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

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

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

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

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

不謂之行

而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

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

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

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

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

驗之言聖王弗聽

聽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

和故能

和

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

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

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

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原積陰則沈積陽則飛

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

而伸之可直而睇睇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行體夫脩而

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

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

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也無

親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

陽生之子任也一往不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

公道不行羣黨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

簡公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

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

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

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

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

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

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外乖也

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

傳譯之清之則焦而不謳焦悴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

之謳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曰善歌憤於志積於

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

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

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

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故魏兩

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

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 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

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

晉讀汶水之汶猶王田常 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

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無

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

呂尚也善

用兵謀奭召康公用理

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

童楚大夫舊賈伯盈子或曰 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

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

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非猶也 兼愛尚賢右鬼非命

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

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

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

全性保真不

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全性保真謂

利天下弗為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于子思

詞故非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

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

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

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

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

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

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寅也於諸夏之所是八譬寅之所非而廢也于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

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禹之時以五音聽

治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懸鐘鼓磬鐸

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和道

陰陽鼓一聲以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告

調五音故擊之寡人以事者振鐸鐸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音語寡人以

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有獄訟者搖鞀鞀亦訟

故取小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食也

以勞天下之民

讀勞猶憂也勞

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

則才不足也

當此之時不為耐達其善效

秦之時高為

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

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

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

發適戍入芻橐

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

頭會箕賦輸於少府

頭會隨民數人責

戌守長城也入芻橐

其稅以賦似箕然斂民財多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

道

臨洮西漢之縣洮水東至會稽浮石

石會稽山名浮

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

南至豫

章桂林

豫章豫章郡北至飛狐陽原

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

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

道路死人以溝量

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

皇帝存亡繼絕

漢高祖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

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

執利兵伐無道以拔百當

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

才過千人為雋百人為豪萬人

為英

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

下之權

墮入也給至也給讀仍代之代也

奮武厲誠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誠作威

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

為不肖

言尚武也

逮至暴亂已勝

勝亂也

海內大定繼文之

業立武之功

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

履天子之圖籍造劉

氏之貌冠

高

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

一曰委貌冠達吉按錢別駕云竹皮冠應劭以為即

鷓尾冠以始生竹皮為之即劉氏冠也

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

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

揚干戚

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楯戚斧也春夏

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

疑怪也

一世之間而文

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

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

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

狹小入極入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

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

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以

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達

按太平御覽引置作植蓋古字通用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

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

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

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

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

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

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

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

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

是有亡形者雖成必敗

是也

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

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

湯滅之也

殷之將敗也太史

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

武王滅之終古故

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

子之日也

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

今謂疆者勝則度地

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

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

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

愚亦無知之貌也

趙襄子以晉

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禽

襄子無恤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兼有范

中行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于晉陽趙襄子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之

軍獲其首以爲飲器故

湣王以大齊亡

爲淖齒田單

以卽墨有功

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卽墨未下

之故曰

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

智伯猶是道之行也

雖小不可輕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

由此觀之存

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

得道之君雖小為善而耐

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

無道之君以為惡無傷而弗

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

紂治

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

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

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

不能自非其所行

不自非而悔不殺湯於夏臺也臺

宮或作

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

反悔而悔不誅文王於

姜里

姜里今河內湯陰是也姜古曠字

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

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

二君桀紂也當其

能自道則湯武不假生誅之謀也

若上亂三光之明

下失萬民之心

惡也日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

以爲許慎注 月星也無辰字 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

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

言不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也 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

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

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

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

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

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

也 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

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

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

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

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

天下當來伐我無爲于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 此所以三十

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

滿而不溢也昔者周

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用可否上相濟也

言者常也

為君也

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

權謀也謀度事

宜不失其道也

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

之高行也

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也直躬楚葉縣人葉公子高謂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

尾生與婦人期而之死婦人期于梁

而取之曰攘也

尾生與婦人期而之死

尾生魯人與婦人期于梁

溺死也

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

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

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

鄭賈人弦高將

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

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享

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卻之

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

信為過者尾生是誕為功者弦高是

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

厲戰於陰陵

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
達吉按古聲陰鄢同故以鄢陵爲陰陵非九江之

也陰陵潘廷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

晉取恭王衰讀繩之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黃

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

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

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

諠故曰不可行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

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

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

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

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

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至其溺也

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達吉按太非敢

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摔父祝則名君

孟子曰嫂溺而不拯

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溺則拯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

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

道也

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

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

立德立言可

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

者謂之知權

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醜反善合于宜適故聖人

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

則無所用矣

無所用也于禮也

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

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

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結猶衆也猩

猩知往而不知來

記曰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

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乾

而不耐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

鵠知來而不知往

乾則鳴鵠鵠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

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

乾讀乾燥之乾鵠讀告退之告也

此脩短之分也昔

者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

大萇宏周宣王之數曆術也天地之氣

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

自知車裂而死

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

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蘇

為殺萇宏以釋之故曰不能自知車裂而死也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韜躄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

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

也蘇秦洛陽人也羸蘇秦相趙

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羸囊澹步蓋歷說萬乘之君

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

不服諾者故曰服諾諸侯不自徐偃王被服慈惠身

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

無類偃王于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

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禽夫差

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佐句踐報怨于吳王夫

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屬鏹以死屬鏹刺劍也一曰長劍擲施鹿盧鋒曳地屬鏹而行之也

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

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

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為身

也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

舒之天下而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究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

尋曰常在也小能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疆弱相

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乘加也攘

平除生蟣蟲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

乃始服屬臾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

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

立氣稔稔自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

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
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
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
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
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
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
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諷寸而伸
尺聖人爲之尺寸大小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直枉曲也直
周公有殺弟之累蔡誅也齊桓有爭國之名殺自莒先入
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
桓公以功滅醜以立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爲賢今以人
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
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喉中有病無害於息

不可鑿也

鑿穿也

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

言河上本非邱壟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于少猶

水激興波高下

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

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

死死者衆也齊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多也

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

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

中則終身爲破軍禽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

而無功柯之盟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

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

復汶陽之田也

管仲

輔公子糾而不能遂

遂成也

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

其難

不死子糾之難也

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

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

布衣之士不可以爲益友

也人君不可

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

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

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忠略大也小善也數術也故人有

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蹠之

涿不能生鱣鮪涿雨水也滿牛蹠迹中言其小也故

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而

蜂房不容鵠卵也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

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

累誠其實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

用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而爲齊忠臣

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駟驕怛一曰駟

之大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

患孟卯齊人也及爲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景

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楚將此四人者

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

略猶道也季襄陳

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

而死

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居於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

不能存亡接絕者何

小節伸而大略屈

伸用屈廢也

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

不容於衆

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

一曰訾毀也行

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

疏長蹠足自

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

世主之隆也盛隆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

慈之名

謂天下不以丹朱也

舜有卑父之謗謂瞽瞍降湯武

有放弑之事

殷湯放桀南巢武紂紂宣室

五伯有暴亂之謀

齊桓

爭奪之驗

故曰有暴亂之謀也

是故君子不責備於

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

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

文武而不以責

文武備具而不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能任也

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

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

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

半璧曰璜夏后氏之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然則天下寶

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

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

之飯牛伊尹之負鼎

伊尹負鼎俎調五味

太公之鼓

刀

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

寧戚之商歌

寧戚衛人

也商

旅于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桓公桓公

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爲大由事在道應訓也

其美有

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

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

乃始信於異衆也

信知

夫發于鼎俎之間

伊

出于屠

淮

南

子

卷十三

六 中華書局聚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

夫亂人者，芴蘄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

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故劍工惑劍

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

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砮，砮，猗頓魯

也。其清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

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

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

薛齊邑也。燭庸氏子，通利劍。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

而甘苦知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

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邱，終不盜刀鉤。廩邱

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許

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

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

利于封侯也

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

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

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

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

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

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

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

衆趙襄子行之是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行之是也善予者用

約而爲德秦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是也趙襄

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

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智伯求地于趙襄子

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

曰高赫無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

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

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

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

之戰。

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己之賂。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

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

大夫扣猶率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

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

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

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

輕小也以金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

隨罪輕重有分兩也箭十二爲東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治箭之筭好者也

筭是作鑄金而爲刃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

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

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

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賞不虛費至刑不濫

刑當刑不傷善濫讀收斂之斂善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

其名也魯之諸人孔子相魯七年子產誅鄧析而鄭國

之姦禁鄧析鄭駟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

書之于竹鄭國用以近喻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

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

爲不善也

爲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爲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

難也

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

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

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

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

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盜取之管壯籥也金印

封亦所以爲信也固閉藏也篡弑下謀上也矯善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

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

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

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

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

勒主問吏率大任也

無愚夫蠢婦皆知

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

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

蒙

然而立秋之後

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

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

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

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

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

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

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達吉按太

平御覽引作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

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

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

也繁衆也勒主問吏故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

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

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

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

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
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恆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鬻水

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

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

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

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論若桀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得爲匹夫何

尊樂之有乎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

不以爵祿累其身也荆欵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

能驚也不勇而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

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

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

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況無天地之

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者爲

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蠶蜃

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

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山出梟陽梟陽山精也人

身有毛足反踵見人而笑達吉按梟陽見爾雅程

敦云說文解字作梟與羊古字通也嚴忌哀時

命又作梟楊山人海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木生畢

方赤木之精也狀如烏青色井生墳羊子土之精也魯季

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

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

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

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

也戒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

響大高者而彘為上牲大高祖也葬死人者裘不可

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射其肘射擗也讀近枕戶隣

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
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
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
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
非能具緜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
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屬也故曰貴賈之物

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

資用也讐忌也

戲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

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

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

累恐也

枕戶櫛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立化則不待

戶牖之行

達吉案太平御覽引作不待戶牖而行是

若循虛而出入則亦

無能履也

虛孔竅也御覽引作無履也無能字

夫戶牖者風氣

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換者也離者必病

離

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

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襪祥明之爲愚者

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

矣而愚者以爲襪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

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白杵者非以其神爲

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

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天下者唯太山

崇終也日且至食時爲終朝

赤地三年而不絕

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

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

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

以重仁襲恩

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以炎帝神農

天下死託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勞天下謂洽水之神

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稷也周也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

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

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日今人室中所祀

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

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專果發覺夜

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

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

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

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

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

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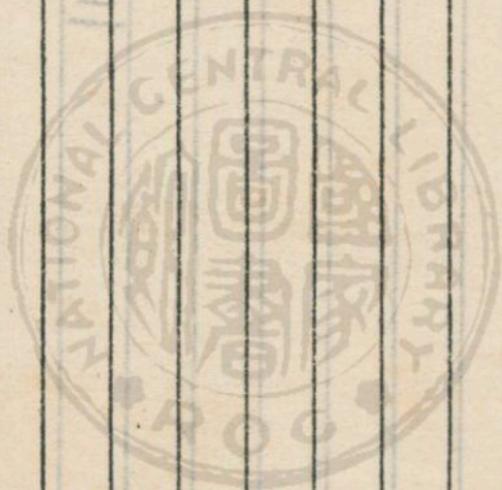
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

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莩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鷓目大而眎不若鼠蚘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疆之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螿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

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子卷十三





蘇軾詩集十一

亦莫不楚其罪矣而民流其罪

國家圖書館



004458603



線

122.21

233

19

v. 4

舊籍